

侶門小說集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發行

倡門小說集(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閱者

吳門周瘦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北四川路南公益里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雙門底  
漢口後城馬路  
北京椿樹街  
天津鼓樓北  
長沙南門外  
福州南台街

大東書局



# 倡門小說集目錄

- 天堂與地獄……………周瘦鵑
- 倡門之父……………許厓父
- 從政與從良……………包天笑
- 老琴師……………求幸福齋主
- 雲霞出海記……………包天笑
- 從良的教訓……………何海鳴
- 倡門之女……………姚民哀
- 倡門之母……………求幸福齋主

倡門小說集 目錄

二

倡門之子……………求幸福齋主

倡門之衣……………徐卓呆

溫文派的嫖客……………求幸福齋主



# 天堂與地獄

周瘦鷗

共福里三十多家人家很參差不齊很富的也有荒咧

極窮的也有富的人家男女出入都是鮮衣華服高車駟馬窮的人家可就苦了不但是沒鮮衣華服穿沒高車駟馬坐連那萬不可少的一日三餐也得苦心孤詣的去張羅來往富人家家廚房中燒著魚啊肉啊雞啊鴨啊一陣陣的妙香直鑽到窮人鼻子裏去他們纔揣著血汗掙來的一二角錢上米鋪子籬米去家裏孩子們早已大哭小喊鬧了好半天的飢

共福里有兩條支弄在那南面的一條支弄中便是窮人家聚居之處破舊的衣袴掛在竹竿上從小窗子裏撐出來曬著陽光滿弄的飄飄揚揚彷彿是無數旗子一般衣角袴腳上的水有時候滴下來滴在行人頭面上也只索搔頭望一望無可奈何的走開去了

這窮弄中第三家是一所矮屋似乎比左右的鄰

舍更要矮些。一扇烏黑的門，配上旁邊一扇烏黑的小板窗，都足以表示這屋子早過了青春時代。有老夫髦矣之歎了。還有那一堵牆壁也早已改換了本來面目，變成非洲黑奴模樣。在這一片烏黑之中，所以使人注目的，不過是那門上一箇紅紙的「福」字，和那牆上給頑童用白鉛粉畫的許多烏龜罷了。

然而這烏黑的窗中，門中，卻住著一箇臉袋子雪白的女郎，叫做林金寶。金寶自小兒愛好天然，喜歡穿新衣服，鞋頭上開了一些兒花。伊就把來向壁角裏一拋，再也不願穿上腳了。但伊畢竟是箇蓬門不識綺羅香的貧女，可不能穿綢著緞連布的衣服也。

不能常穿新的，因此上伊心中甚是不快。伊的年紀一年年加上去，那不快的程度也一年年加上去。

林金寶的父親早已死了，現在的那箇父親是伊母親爲了不耐寡居，非正式結合的鎮日的游蕩，沒有甚麼職業。他那唯一的職業便是助人相打相罵，喫講茶，趁此撈摸幾箇錢。伊母親倒也生就一副富貴人家的太太骨頭，從不肯做甚麼活計。一方面卻又逼著金寶縫衣繡花，做轆子，掙錢來貼補開門七件事。一天到晚，差不多沒有休息的時候。

金寶出落得並不美麗，皮膚也粗糙得很。最糟的便是那張櫻桃小口，沒有生得平正，粗看還可混過去，細看竟是偏在一旁，分明是造物生伊時太恣促。

了。些。不。會。多。用。工。夫。比。較。的。可。以。動。人。的。不。過。是。那。雙。眼。睛。常。常。一。溜。一。溜。的。發。出。媚。光。來。除。此。以。外。可。就。無。長。足。錄。了。然。而。金。寶。對。鏡。自。照。總。以。爲。自。己。是。箇。絕。世。美。人。只。恨。生。長。貧。家。做。活。計。掙。了。錢。要。貼。補。柴。米。不。能。做。好。衣。服。穿。因。此。常。在。背。地。裏。歎。息。落。淚。又。恨。天。恨。地。恨。伊。生。身。的。父。母。

伊。做。好。了。活。計。總。得。親。自。送。上。店。鋪。去。伊。穿。著。布。衣。服。打。扮。得。很。整。齊。走。在。街。上。兀。自。自。慚。形。穢。雖。有。一。雙。媚。眼。也。引。不。起。人。家。的。注。意。每。見。穿。綢。著。緞。的。女。子。在。伊。身。邊。走。過。那。萬。丈。妒。火。便。止。不。住。在。伊。胸。中。燃。燒。起。來。有。時。伊。晚。上。回。來。在。鬧。市。中。見。鈿。車。如。水。載。著。簪。子。裏。的。姑。娘。們。飛。一。般。掠。過。寶。氣。珠。光。直。

刺。到。伊。眼。中。益。發。鉤。動。伊。的。虛。榮。心。伊。羨。慕。得。甚。麼。似。的。暗。暗。自。語。道。我。一。輩。子。在。窮。爺。娘。身。邊。過。活。可。一。輩。子。無。望。了。還。是。向。這。倡。門。中。尋。一。條。出。路。罷。

金。寶。起。了。這。箇。主。意。伊。的。一。顆。心。便。日。夜。被。這。主。意。束。縛。著。日。想。夜。夢。彷彿。自。己。已。進。了。簪。子。享。盡。人。世。間。種。種。的。幸。福。除。了。衣。食。住。般。般。舒。服。以。外。并。且。有。無。數。少。年。兒。郎。拜。倒。石。榴。裙。下。伺。候。自。己。的。一。聲。一。笑。這。是。何。等。的。有。味。啊。伊。在。這。虛。榮。心。極。熱。的。當。兒。竟。把。火。坑。瞧。做。天。堂。了。伊。便。像。撲。火。的。飛。蛾。一。般。向。著。烈。火。撲。去。畢。竟。灸。傷。了。翅。膀。奄。奄。的。死。了。金。寶。一。心。想。進。倡。門。去。了。一。壁。卻。又。不。願。向。伊。母。親。說。明。鎮。日。價。只。是。沒。精。打。彩。的。不。肯。多。做。活。計。伊。



母親見了奇怪少不得要問長問短金寶仍不願明  
說只隱隱約約流露了些意思伊母親見女兒已長  
成了做活計沒有大出息本來也想給伊走這條路

無限的快意無窮的希望正好似飯依上帝的信徒  
在禮拜堂中高唱著讚美之歌眼中彷彿已瞧見天  
堂的門了

如今難得女兒先有此意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和伊  
那箇非正式的丈夫一說當然也十分贊成他到外  
邊去和那些志同道合混飯喫的朋友們商量了一  
下便打算各人湊幾箇錢合夥兒開窯子了劈頭第  
一件事先把金寶在家訓練起來請一箇烏帥來教  
伊唱曲兒每天午後一二點鐘時那烏黑的板門便  
關上了從小窗中送出一派啾啾啞啞的歌聲來甚  
麼武家坡啊三娘教子啊閻瑞生夢驚啊胡亂的在  
那裏唱著聽這歌聲雖覺生澀刺耳然而內中含著

金寶活計不做了把大半天的工夫放在裝飾上  
不平正的櫻桃口上點了桃紅的胭脂粗糙的面頰  
上搽上了好多香粉雪花粉伊的身上也有簡單的  
綢衣服穿了伊好生得意夕陽將下時便立在門口  
搔首弄姿試練伊的娼妓學問里中少年受了伊那  
雙媚眼的注射也覺得現在的林金寶已不是以前  
的林金寶了

窮簷進伊理想中的天堂去了三馬路的一條窯子  
經了這麼半年的訓練金寶居然脫離了這矮屋

聚○合○的○里○中○便○多○了○一○所○新○鑿○子○多○了○一○塊○新○牌○子○  
牌○子○上○兩○箇○金○字○叫○做○金○妃○進○場○的○那○天○仗○著○那○班○  
白○相○人○的○勢○力○倒○也○和○酒○連○綿○十○分○熱○鬧○金○寶○也○像○

別○的○姑○娘○一○樣○有○非○常○鮮○豔○的○好○衣○服○穿○了○有○租○來○  
的○鑽○耳○環○鑽○約○指○戴○了○伊○志○得○意○滿○好○像○真○的○進○了○  
天○堂○一○樣○夜○半○無○人○獨○自○對○著○著○衣○鏡○笑○道○金○寶○金○  
寶○你○以○前○的○日○子○是○在○地○獄○中○過○的○從○今○天○起○可○已○  
到○了○天○堂○中○了○以○後○可○要○幹○一○番○事○業○讓○大○家○都○知○  
道○我○林○金○寶○

一○節○過○去○了○金○妃○兩○字○果○然○傳○遍○了○狎○客○之○口○伊○  
雖○然○貌○不○驚○人○但○那○十○足○的○媚○態○卻○沒○一○箇○姑○娘○及○  
上○得○伊○凡○是○籠○絡○狎○客○的○手○段○伊○都○能○施○展○得○法○因○

此○傾○倒○於○伊○的○人○著○實○不○少○伊○那○非○正○式○的○父○親○和○  
股○東○們○都○暗○暗○歡○喜○以○為○仗○著○這○錢○樹○子○定○能○穩○穩○  
的○撈○摸○一○大○注○錢○了○

金○寶○既○做○了○紅○信○人○便○飛○揚○跋○扈○無○所○不○為○表○面○  
上○和○狎○客○敷○衍○暗○中○卻○受○了○誘○惑○和○那○些○拆○白○黨○中○  
的○小○白○臉○兒○往○來○密○切○股○東○們○滿○想○借○著○梳○櫥○這○回○  
事○可○以○弄○幾○箇○錢○不○料○伊○暗○渡○陳○倉○早○就○不○是○完○壁○  
了○不○上○三○節○梅○毒○突○然○發○現○便○得○了○一○箇○確○確○實○實○  
的○證○據○并○且○欠○了○一○筆○債○股○東○們○大○失○所○望○伊○那○非○  
正○式○的○父○親○更○大○發○雷○霆○也○不○給○伊○醫○治○立○時○逼○著○  
伊○卸○下○衣○飾○送○回○家○去○一○面○另○外○弄○了○箇○女○子○頂○伊○  
金○妃○這○塊○牌○子○

金寶不願回家見伊的母親。半路上便逃了。飄泊了一箇多月。可憐伊竟淪落在雉妓院中。夜半更深。還在風露中拉客。拉不到客人回去。就受鴉母的毒打。身上雖已有毒。還是熬痛捱苦的。隨時接客。到此伊纔覺得自己當初走錯了路。那金鋼鑽好衣服。後面實在不是天堂。是一座地獄咧。

伊在那雉妓院混了。三箇多月。苦痛已捱盡。梅毒也到了最後一期了。周身潰爛。不能起坐。於是伊記起母親來。記起那窗門烏黑的小屋子來。那邊纔是真正的天堂。纔是充滿著無限幸福的當下。便苦苦的要求鴉母送伊家去。那鴉母正在擔心無法處置。伊少不得要損失一口薄皮棺材了。聽說伊有家有母親。自然喜之不勝。立時把伊放在板門上。送到了共福里。

伊回家後。又捱了一箇多禮拜。便死了。臨死時。抱著伊。先前做活計的鐵線籃。做出戀戀不捨的樣子。又哭著對伊母親說道。唉。母親。我錯了我。怎麼把地獄。錯認做天堂啊。

伊在那雉妓院混了。三箇多月。苦痛已捱盡。梅毒也到了最後一期了。周身潰爛。不能起坐。於是伊記起母親來。記起那窗門烏黑的小屋子來。那邊纔是真正的天堂。纔是充滿著無限幸福的當下。便苦苦的要求鴉母送伊家去。那鴉母正在擔心無法處置。伊少不得要損失一口薄皮棺材了。聽說伊有家有

## 倡 之 門 倡

父 厘 許

許○厘○父○道○現○在○關○於○倡○門○的○小○說○就○算○是○一○種○很○時○髦○的○作○品○了○我○瞧○了○有○點○眼○熱○不○免○看○箇○樣○兒○也○來○學○着○做○了○一○篇○倡○門○之○父○但○是○畫○虎○類○犬○有○點○不○大○像○樣○罷○了○

黃○元○生○此○番○窮○極○了○他○查○徧○了○家○中○所○有○的○產○業○統○共○也○賣○不○到○幾○塊○錢○若○是○零○星○拆○售○起○來○每○件○都○值○不○到○幾○角○小○洋○然○而○他○這○口○鴉○片○煙○是○天○天○要○吃○的○還○有○一○家○三○口○的○食○用○呢○那○一○件○可○以○省○得○一○天○兩○天○的○他○到○了○這○箇○時○候○才○知○道○自○己○錯○了○以○前○悔○不○該○不○聽○妻○女○良○言○早○早○把○這○口○斷○命○烟○戒○去○弄○到○如○今○產○業○傾○盡○衣○食○不○周○還○要○受○這○口○烟○癮○的○累○處○日○子○長○得○很○像○這○樣○無○聊○的○歲○月○你○教○他○怎○生○挨○延○下○去○咧○

好○箇○賢○淑○的○女○人○他○見○丈○夫○這○般○愁○眉○不○展○的○深○怕○弄○出○毛○病○來○到○把○丈○夫○的○過○失○完○全○忘○卻○了○仍○舊○拿○些○既○往○不○咎○回○頭○是○岸○的○套○話○好○好○的○勸○他○然○而○這○等○說○話○黃○元○生○的○耳○朵○裏○已○經○旋○繞○了○有○幾○十○次○幾○百○次○背○也○背○得○爛○熟○了○那

裏還能發生什麼效力呢？結果黃元生仍舊唉聲嘆氣的像箇非常厭世的樣子。到了後來他女人朱氏和他女兒彩花覺得勸諫術窮再沒法兒寬解他了。況且家中的情形已經鬧到萬分危險的地位。究竟統是元生一箇人害他們的事已如此。就算把他勸好了。事實上究竟還有什麼好處呢？只得同聲一慟。聽天由命罷了。

世上餓死的人。究竟是很少的。無論誰人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也一定有一條意外的路子。可以給他們維持最後的生活。像元生一家三口已經到了無可存活之境。遇然而意外的道路。又發現了。原來元生的女兒彩花生來有七八分姿色。又很有孝心。他

眼見爹媽和自己。即刻就要餓死了。他就發了一種奇想。對他爹媽發表出來。那奇想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政策。簡捷說一句。就是賣身。就是人世最不堪的娼妓生涯。

元生呢。本來也不是一無能力的人。也不是全無心肝的人。他又很愛惜這箇女兒。他也曉得這娼妓生涯。是有玷門楣的。他很想反對這箇計畫。但是彩花的主張。已很堅定。況且先已徵求了他娘朱氏的同意。母女倆也不等元生許可。就實行他們商量的。最後生活起來。元生知道自己沒有這箇能力。可以挽回他們的成議。因想到自己失敗的歷史。和眼前的環境。將來的結果。倒大大的哭了一場。他從此澈底

的覺悟了。

元生覺悟之後也不和母女們多說什麼。只暗暗偷了彩花營業上所得的幾十塊錢悄悄地洒淚說道：我暫時用一下子這不潔之財罷說了。就此拔起脚步頭也不回的出門去了。

元生的動身計畫做得非常秘密。母女倆簡直一無所知。直等他幾天不回方才有些焦急起來。查起存款又少了幾十塊錢。朱氏是個蠢人。他的思想是很簡單的。只當元生有了錢又去做他的煙賭生涯去了。心中就怪難受的。只有彩花心中明白他是聰明人。料定元生近來的性情舉止決不會再去蹈覆轍。這一去分明是受了非常的刺激。含有什麼作用在。

內斷不像他娘所料的情事。呢然而這話他現在斷不能說。將出來只好暫時悶在心頭罷了。

彩花在先不過由朱氏出面合了幾個股東在鄉間當當土娼罷了。不料幾年之間他的營業大大的發達起來。他娘朱氏手頭捏着了幾千塊錢的現洋喜得夢裏都是笑。他雖然很愛他的丈夫。可是元生一去三年杳無信息。事過情遷。朱氏倒也並不十分記得他了。況且他新近結識了一個商人正在恩愛頭裏。更用不着思念舊人。只是忒辜負了彩花賣身的初意。和幾年來所受的苦痛羞辱罷了。然而這時候彩花習處下流差不多也就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所以對於他娘的行爲也不怎樣勸阻了。

這年冬間彩花的兩個客人忽然爭風起來結果兩人都捉到衙門裏去彩花也被逐出境依彩花的意

倍呢事已至此老實不必客氣少不得又要做一回馮婦了

思橫豎爹也走了連生死還不得分明自己有了這幾個臭錢很可過得半生就想找個丈夫從此歇手罷却死也不料朱氏的姘夫忽然起了惡心他因朱氏母女已遭驅逐自己有家有眷斷不能跟了同去便用出一個狠毒的計策將朱氏積蓄全批兒捲得乾乾淨淨就此道聲失陪再也不和朱氏見面了朱氏遭此意外氣得幾乎死去還虧彩花再三譬勸說這些統是造孽之錢也不必十分愛惜他橫豎我年紀不大就遲幾年洗手還不要緊何必這樣氣惱咧他話是這般說實在他的心中比他娘還要難過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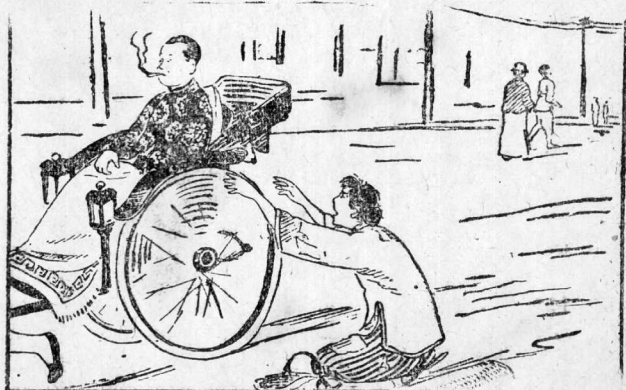
彩花這回子比從前究竟不同了身邊所有一點私蓄便有活動的餘地二則在這當中混得久了那些擒縱誘引的手段也都有了程度做將起來自然處處順手他知道這上娼生涯是極容易闖禍的索性搬到上海掛起一塊長三書寓的牌子學了幾隻曲子請了兩位做手大張旗鼓的開張起來立意要在一年之內掙回上次的損失果不其然彩花的手段利害掛牌不到半年生意又大大的發達起來一年：兩年：三年日子過得和箭一般快好好一個嬌豔的彩花一下子變了中年徐娘了上海人的

脾氣大都喜歡年輕的彩花風頭已過又上了一口烟癮面黃肌瘦嗓子又啞了唱不得戲說起話來一付沙啞的喉嚨怪難聽的雖然一般的迎新送舊可奈容顏已退誰也不愛去請教他本來上海的生意只得一個面子並積不到什麼錢的如今生意一清便當不住要虧空了越虧空越是不能歇手越是死挨虧空得越大了後來竟自維持不定太大的男了。一個臺不算外還把個朱氏活活的急死了。彩花如今變了雛妓了天天幹的都是人世間頂慘苦的皮肉生涯渾身生滿了惡瘡賺來的錢才夠他吸吸鴉片煙連衣食也不得周全的可憐的彩花他本是一個很孝順很明理的女子一念之錯弄到這

般結果更奇的是越到艱難越把性命看得值錢任是人類難堪的生活他也安之若素並不覺得怎樣難過這總是他歷劫多年忘卻本真幾乎把火坑中當作安樂窩好像自己生來就該應吃這盃苦飯似的這要從旁觀的看來實在是可憐得很了彩花做了半年雛妓全身毒質有加無已不到幾時便連這盃妓界中頂下等的飯也吃不下去了結果他成了一個沿街賣娼的丐婆不論風霜雨雪烈日驕陽不怕他不挨門逐戶前去叫唱一天不唱就一天沒得飯吃不但白飯還有那黑飯哩更是一餐也免不了的這等日子也真個叢他受的了。一天正值大雨滂沱的時候馬路上行人減少了一



大半彩花從十二點鐘爬了起來。檢查了一次他的貯蓄原來只剩了半盤餐飯和一撮兒煙灰。彩花不覺急得淚如雨下，便坐在地上發起怪來。不過多時烟癮來了，沒奈何將些煙灰沖在水中喝了。下去覺得精神振了一振，看看雨也小了，免不得挨了出去。先在鄰近地方唱了幾支小曲，得了幾個銅元。膽子便壯了一大半，慢慢地走着。先買了一些點心，充充飢腸。正待再去賣唱，忽見對面來了一部



包車。車上坐着一個中年男子，顧盼飛揚，神采發越。彩花一眼瞧去，不覺失聲叫道：「啊呀，這是我爹呀。」彩花喉嚨本來早已啞了，如今唱了半天的戲，格外把氣力都用盡了。他這一聲怪叫，正是馬路上人聲嘈雜的時候，車中人那裏聽得明白。但是他卻也看見了彩花的神色，似乎很注意的樣子。接着彩花又奮起垂疲的精神，發出破竹般的喉嚨，大聲嘶喚道：「阿呀，你真